

可明起飞

张江明 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可以起飞

张江明 著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可以起飞 / 张江明著. —北京 :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22-0464-5

I. ①可…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4382号

书 名：可以起飞

作 者：张江明

责 编：欧珠明 张 宇

出 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14号（100013）

发 行：010-64211754 84250639

网 址：<http://www.chinamzsy.com>

印 刷：北京洛平龙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印 张：24

字 数：270千字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ISBN 978-7-5122-0464-5

定 价：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可以起飞

目 录

001	一、飞往巴黎的航班
013	二、诱惑
025	三、任职危机
035	四、半山兄弟酒店101号
057	五、对话
068	六、当年的梦想
090	七、欢送晚宴
106	八、雨中上任
118	九、抉择
129	十、运筹帷幄
147	十一、就职演说
157	十二、自斟自酌
171	十三、回家游说
185	十四、除夕之夜

200	十五、弄计
214	十六、商战乍起
226	十七、巧妇有为无米之炊
238	十八、对峙
246	十九、商战硝烟
259	二十、直面应对
270	二十一、祸从天降
281	二十二、荒原上的猛牛
289	二十三、家庭审计
302	二十四、玉石传承
314	二十五、夏天也有收获
330	二十六、西雅图之行
338	二十七、试飞之后
352	二十八、交易
360	二十九、涅槃
370	三十、可以起飞

不记得是听谁说过，起飞就如同长着翅膀的童话。

不过，对于现代航空器的驾驶员来说，“可以起飞”却一定是从天外传来的指令。

如果农耕者在不断遭遇的劫掠中依然寄托了对于田园的希望，那么，“可以起飞”则一定是来自于上苍的首肯。

一、飞往巴黎的航班

耕云播雨本来就是农耕者的宿命。

在不断进化的衣装中，紧紧包裹着掠夺者的本能。

面对人世间的那些丑陋，有时候连上苍都不忍卒读。

南方深秋的午夜已经有了一丝寒意。

忙碌了一天的鹏程国际机场此时已经不同于昼间的起落频频，现在间隔好一会儿时间才会有一架夜航班机起降。

在鹏程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各个航空公司的大部分飞机都已经完成了当日的航班飞行任务，各类勤务保障人员在忙碌着进行每天例行的飞行后检查。



此时，只有一架停靠东廊桥的西方航空公司的波音777客机8654号灯火通明，人影憧憧，刚刚完成了国际航班的飞行前准备，正在等待着当夜启程的赴巴黎远行。

8654号航班的责任机长厉严寒在飞机外部检查完毕后，提着飞行装具箱缓步走上停靠在8654号班机的廊桥客梯，走到机舱门口不远处停了下来，他定了定神，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努力把所有杂事都抛到一边，抖擞精神，打算把自己即刻调整到航班飞行状态。昨晚为了借钱给飞行大队门口小卖部的那个跛子老板的事情，被自己的老婆古珊琅好一阵数落，那一出“三娘教子”唱得比平时更加饶有韵味，真可谓是一板三眼，紧拉慢唱，如诉如泣。厉严寒记得，据跛子老板自己说，要把这已经经营了几年的小卖部改成士多店要再花几万块钱，厉严寒知道士多店就是杂货铺的意思，只是不明白跛子老板为什么非要把小卖部的招牌改成士多店。厉严寒觉得这个跛子老板是个残疾人，能自食其力也是好事，不就是再要几万块钱嘛？不就是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吗？厉严寒当时没有多想，立即满足了跛子老板的愿望。厉严寒对于公益捐款和周围的朋友同事遇到困难，从来都是慷慨解囊，古珊琅平时也不怎么干涉，却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对于借钱给跛子老板的事情很不满意。厉严寒对于古珊琅的这番数落颇为不以为然，两个人说到最后都急了，弄得很不愉快。只是怕影响厉严寒在航班飞行之前的情绪，古珊琅才总算适可而止。

厉严寒对于古珊琅阻止自己这一次仗义疏财颇为不满。

作为一个老飞行员，厉严寒知道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为了立即进入航班飞行状态，他挺直腰板，悄悄地自己给自己鼓了鼓劲儿，努力把在家里与老婆的争执暂时放下，打起精神走进客



舱，像往常那样对正在前舱进行飞行前准备的乘务员们说：“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爱你们！”然后努力露出一丝苦笑，也没有注意大家的反应，只顾低头弯腰走进驾驶舱。

对于厉严寒这个颇为西方式的问候，他的同事们早已经习以为常，却引起了大鹏航到这个航班实习的乘务员习莉的好奇。

习莉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惊奇地看着厉严寒的背影，然后转身对旁边的主任乘务长华华说：“师傅，这个靓仔是谁？这个黑大个儿是谁？是个篮球队员吧？瞧这脸盘，可绝对是电影明星的范儿，可够高够壮的啊，瞧这身材，这才叫玉树临风，绝对震了，西方航的机长都这么有派头儿？”

8654号航班的主任乘务长华华一边干活一边嗔笑道：“我说小姑娘你什么眼神啊？他儿子都你这么大了，还靓仔呢？此人形象倒确实不错，算你有眼光，不过，我告诉你啊，这就是西方航那个很有名气的厉大队长！不过，我们私底下都叫他厉老大，不敢当面叫他厉老大，因为他好像很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也不清楚。小心啊，这个厉老大对工作可是要求很严，别看现在笑眯眯的，他对工作中犯了事的主儿可不留情面，训人可凶着哪。”

习莉一惊：“嘎——这就是厉大队长啊？他可是名声在外，在我们大鹏航也早就听说过西方航有这么个机长，人家说他是精英中的精英，你别说，还真是名不虚传，确实够帅的，看那形象，看那身材，完全是个篮球明星的范儿，哇塞，迷死我了，挺时髦的一个绅士！进攻！”

听习莉如是说，华华又是一笑，继续一边麻利地整理着机供品，一边跟挥舞着拳头憧憬着进攻的习莉说：“绅士倒是绅士，



不过，厉老大土得很，你倒觉得他时髦？”

习莉见师傅干起活来马不停蹄，干净利索，也学着样子边干边说：“是啊，进攻，当然要进攻，我说他时髦，是因为他居然敢说‘我爱你们’。”

华华不以为然地笑了：“嗨，那是他的口头禅，都这么多年了，逮谁都是那一句。他骨子里就是一个老古董，你居然还想进攻？”

习莉猛然凑在华华的耳朵边：“师傅，实话实说，这么帅，你不想？”

华华倒没被她吓着，淡然一笑：“没戏。他那个当副市长的老婆整个就是一个醋坛子，看得很紧，厉害着呢，据我所知，别的且不说，这么多年以来，他连单独跟女孩子吃饭都不敢。要不我跟你打个赌，这次到了巴黎，如果你能单独请厉老大吃一次饭，我输你点什么？”

习莉高兴地举起手掌：“一个LV？怎么样？”

华华毫不犹豫地习莉击掌：“嘎？又一个名牌崇拜者，好吧，只要是你能赢。”

在午夜凉爽的秋风中，8654号航班开始上客了，华华带着一个年轻的乘务员站在客舱门口微笑着迎客，一叠连声的礼貌用语伴随着微躬致意，悄然营造出了温馨的长途旅行氛围。

也许是夜深人静的缘故，鱼贯登机的乘客们大都是面有倦意，沉默寡言，动作挺快。不过一会儿工夫，乘客已经大部分登机完毕。看到这个航班的客人这么多，几乎座无虚席，出于职业习惯，华华心头忽而掠过一丝不安：想不到这个航班爆满，常言



说怕什么来什么，该不会真有什么事吧？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正在这时，习莉焦急地走过来对华华说：“师傅，头等舱乘务长叫你赶快过去。”

华华赶过去一看，原来又是万而姿董事长的那个所谓铁哥们柳工自在蹭坐头等舱，身边还带了一个新女朋友。没等头等舱乘务长开口，华华就明白了，赶紧问道：“头等舱还有空位吗？”

头等舱乘务长面露难色：“问题就在这里，全满。”

华华不禁蹙了一下眉头：“你问过没有？买了头等舱的客人有愿意去坐经济舱的吗？我们全额退钱，让他免费坐经济舱，过去遇到这样的事都是这么处理的……”

“问题就在这里，今天这个航班头等舱的客人中没有人愿意这样做，要不然我就不麻烦你了。”没等华华说完，头等舱乘务长就非常着急地打断了华华的话。

华华马上明白现在自己遇到了难题，一个非同一般的难题。她略一沉思，毅然不卑不亢地走到柳工自的面前：“柳先生，我是这个航班的主任乘务长华华，今天……”

“真是怪事，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是坐在这个位置，从来都没有换过，从来都没有事，从来都是乘务长主动作调整，今天这是怎么了，你这个乘务长不懂规矩，你不行，叫你们机长来！”根本就没容华华说下去，柳工自头也不抬地继续翻看着手中的杂志，很不耐烦地挥挥手，非常傲慢地让华华走开。看样子，柳工自不但认为自己蹭坐头等舱是天经地义，坐在这个自己最为钟情的座位上也是天经地义，甚至完全都不应该讨论这个座位的归属问题更是天经地义。

华华为难了，乘客们都已经登机完毕，航班马上就要起飞，



不到万不得已，她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去打扰机长，那会给飞行安全带来影响。她知道厉严寒的脾气，她更知道这个事到了厉严寒那里肯定可以立即解决，但是却可能给厉严寒带来麻烦，她早就听说这个柳工自是个非常难缠的主儿。

华华正踌躇间，柳工自头也不抬地扬手高声叫了起来：“什么主任乘务长？连这点事都不会办，你不行就叫机长啊，你磨蹭什么呢？”

华华瞥见登机口又有两位年纪很大的客人已经走进头等舱，她估计柳工自现在占着的很可能就是这两位客人的座位。情况紧急，为了尽快解决这个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难题，事出无奈，华华只好一面叫习莉先去迎接一下那两位头等舱的客人，让他们稍微等一下，一面赶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机长厉严寒。为了让厉严寒尽快了解事态的难度，华华扼要讲明了柳工自多年来蹭坐头等舱的背景，以及这些年来西方航乘务组处理类似问题的惯例。

看到华华勉为其难的模样，厉严寒脑中闪过平时听到的飞行员和乘务员们对柳工自常常蹭坐头等舱的议论，对这个叫柳工自的人不禁无名火起，他什么也没说，立刻随着华华走到柳工自面前，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先生，乘务长说你一定要见机长，我就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厉严寒，欢迎你乘坐我们的航班，让我看一下你的机票和登机牌。”

不知为什么，柳工自在这个彬彬有礼的黑大个儿面前忽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抬起头来，居然满脸堆笑，顺从地掏出机票和登机牌：“厉严寒大队长吧，常听万而姿大哥提起你……”

听到柳工自套近乎，厉严寒不置可否地只顾查看他的机票和登机牌。



正在这时，柳工自所占座位的那两位老年乘客不顾习莉的劝阻，有点不耐烦地拖着行李强行走了过来，厉严寒赶紧叫华华过去请他们再稍微等一下。

厉严寒忍着火气，尽量使用客气的语调对柳工自说：“您这是经济舱的座位，请您回到您的座位上去，头等舱全满，今天实在没办法了。”

大家的目光都看着柳工自，他身边的女朋友白了他一眼，准备起身。

厉严寒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让柳工自暗自吃惊，这么多年了，上至高层领导，下至飞行员和乘务员，在西方航的飞机上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就在这气氛凝滞的刹那之间，柳工自瞥见女朋友对自己瞟来一丝有点鄙夷不屑的目光。

眼看着在新的女朋友面前栽面，柳工自火了，他一把按下准备起身的女朋友：“厉大队长，可能你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是这样坐你们西方航的飞机的，每一次都是坐这个位置，你可以给万哥打个电话，他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事。”

厉严寒压住火气，尽量平静地说：“你这种事我听说过，如果有空位，乘务长知道如何处理，今天没有空位，在我看来这事很明白，很容易处理，也用不着找万而姿董事长，按照规定机长有权处理这件事，请您赶快回到您应该坐的座位上去。你看，你现在占着的正是那两位老人的座位，你看那两位乘客都那么大年纪了，看着腿脚也不太利索，你忍心叫他们老在那里站着等？”

柳工自强忍怒火瞟了一眼那两位等在旁边的老夫妇，依然不动窝，只是垂下眼睑，看着杂志封面，一叠连声地对厉严寒说：



“慎重，慎重，厉大队长最好慎重。”

厉严寒尽量压低声音：“谢谢提醒，请您立刻回到您应该坐的座位上去。”

柳工自的态度转而非常诚恳，抬头说道：“慎重，慎重，厉大队长一定要慎重。”

厉严寒依然示意他赶快离开座位：“谢谢提醒，今天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如此了。”

万般无奈，柳工自很不情愿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狠狠地低声说道：“你可能要为你的这个决定付出代价。”

厉严寒感觉到了对方的威胁，控制着自己的反感情绪，双手一摊，强颜微笑：“真没办法。”

柳工自脸色铁青地起身离开座位，扔掉杂志，站起来冷笑一声，眼睛睁得大大地瞪着厉严寒，咬牙切齿地低声说：“很快，你要为你的决定付出代价，到时候阁下笑得出来就行。”

柳工自甚至不去理会坐在旁边的女朋友，只顾恨恨地向后面的经济舱走去，他仰头挺胸地嘴里叨咕着什么，在狭窄的客舱通道上依然保持着平时在地面走路的姿势，非常飘逸地上下起伏，左顾右晃，在时而歪着脑袋脚尖着地的同时，依然像在地面走路那样一窜一窜地前行。

柳工自的女朋友低头跟在柳工自后面，在座舱通道两旁乘客的注视下走向经济舱。

柳工自根本无视周围乘客的目光，只顾在狭窄的通道中翩翩起舞，心中充满了对于机长让他在自己刚刚结交的女朋友面前丢份儿的怨恨。

看着柳工自离去的样子，几乎所有的机组成员都觉得很惊



奇，谁也没有想到，柳工自即使在盛怒之下也还是坚持了他那独具招牌性的走路姿势——歪着脑袋，上下起伏，左顾右晃，像鸟儿那样一窜一窜地跃跃欲飞。

“好了，问题解决了，请客人就座吧。”厉严寒没有理会柳工自的威胁，更没有特别注意柳工自独具个性的走路姿势，见大家都只顾看着柳工自歪着脑袋跃跃欲飞的背影发呆，赶紧招手叫华华安排那两位老夫妇就座，然后就走回驾驶舱。厉严寒并非不知道当前柳工自这种人的能量，坊间的传闻很多，但是他不知道不这样处理还能怎样处理，难道把这个难题推给副驾驶？难道把这个难题推给乘务长？那不是他的性格，在他看来，作为这个航班上的最高管理者，应该合情合理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两全其美，也应该由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这应该是个一目了然的问题，似乎只能这么处理，别无他途。

华华和乘务员们看着眼前这一幕百感交集，她们一方面佩服厉严寒敢做敢当，处理果断，一方面又为厉严寒担心，乘务员们谁都知道，这个柳工自在西方航的航班上作威作福可是很多年了，常常是一个投诉就能把乘务员的饭碗砸了，叫谁来谁就得来，叫谁走谁就得走，从来无人敢惹，今天算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尤其是在他的不断更新的又一个女朋友面前。华华她们觉得，今天能亲眼目睹柳工自被赶回经济舱的狼狈相，也算是为多年来被柳工自搅扰得不胜其烦的同事们稍稍出了一口气。

冒着午夜的秋风，顶着在云朵间闪烁的繁星，这架飞往巴黎的班机8654号缓缓滑出，厉严寒机长开始广播：“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欢迎您乘坐西方航空公司的航



班从鹏程市飞往巴黎，我们准备起飞了，请确认您的安全带是否扣好。谢谢。”

已经在乘务员的座位扣好安全带的习莉很注意地听着机长的广播，悄声对并排坐着的华华说：“师傅，他怎么不说我爱你们了？”

华华用肩膀轻轻拱了一下习莉，晒笑着说：“哎哟，小姐着魔了吧？你就那么喜欢听他说‘我爱你们’？”

习莉瞪大了眼睛，显得很认真：“当然，师傅，非常好听的声音，非常有磁性，和他的人一样，非常性感。”

华华还在想着刚才头等舱发生的事，听习莉这么说，赶紧叮嘱：“你这孩子，倒是什么都敢说，小心啊，叫别人听见了可给他找麻烦，适可而止。”

习莉发现华华有些心不在焉：“想什么呢，师傅，你是不是还在担心刚才头等舱那件事？”

华华沉思着点点头：“是啊，我确实是担心头等舱那件事可能会给厉大队长带来麻烦，你是不知道，那个柳工自厉害着呢，一个电话就能把乘务员的饭碗砸了。”

习莉有些不解：“这有什么，厉大队长做得对呀！”

华华不由得微微摇了摇头：“做得对？你可不知道，在西方航，做得对的事情往往风险要更大些。”

正在滑行的8654号驾驶舱内，厉严寒与副驾驶密切协作，神情庄重。作为飞行员，厉严寒尤其喜欢起飞程序的开始时刻，他感觉这一刻就像乐队指挥拿起了指挥棒，就像竞赛运动员各就各位，就像胸有成竹的学生走进了考场，多少期待，多少拼搏，多



少旋律，就要从这一刻开始。

厉严寒：“鹏程塔台晚上好，西方8654听你指挥。”

管制员：“西方8654，可以进跑道起飞。”

厉严寒：“起飞前检查单。”

副驾驶开频闪灯，开关两次旅客通知牌，得到客舱回应后，执行检查单。

厉严寒：“起飞，西方8654。”

厉严寒加满油门，西方航8654号冒着午夜刚刚涌起的轻雾起飞了。轰鸣着加速起飞的8654号班机刚刚飞离跑道，天气就有了明显的变化，收起起落架后空中能见度开始变得很差，忽浓忽淡的云团掠过疾驰而过的航行灯时更显得扑朔迷离。

本次航班的另一位见习驾驶员是胡亮，他与习莉都是大鹏航派到西方航见习国际航班的空勤组成员。作为民营企业，近年来大鹏航一直为开通国际航线做着准备，几经申请，几经斡旋，费尽周折，才争取到派人到西方航国际航班实习的机会。胡亮有一股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执著劲儿，今天能亲眼目睹稳坐业界机长头把交椅的厉严寒的驾驶动作，胡亮暗暗感到非常有幸。胡亮知道，业界都在传说一项厉严寒创造的纪录，那就是近三十年来，厉严寒飞了十几个机型，几万个小时，居然没有出过一点差错，这是很难想象的纪录，越是在同行看来越是惊为神人。胡亮坐在观察员的位置看厉严寒操纵着飞机起飞，他觉得这个位置很好，既能看到厉严寒创造新的业内安全纪录，又有可能旁观到这项安全纪录的内在动因，既能看清驾驶员的操纵动作，又能看到飞机与外界的相对运动，这真是一个独特的很有意思的视角。他仔细观察着厉严寒的驾驶动作，马上发现了或者说是感觉到了厉严寒



可以起飞

与众不同的驾驶风格，在相同的起飞程序中，到底是什么不尽相同？胡亮知道一定是有些不同，是哪些不同？却又一下子说不出。胡亮偶然想到，这乘风起飞对于所有飞行员来说，都是一个简单而充满期待的动作，因为他们知道，不管前面的航程如何，你都要向前飞去，只有前行才有升力，因为你已经把自己交给了苍天。但是，对于厉严寒这样胸有成竹的机长来说，乘风起飞更像一部交响诗的序曲，精彩既已开始，内容还在其后，起承转合，快慢重轻，交响音画，次第升平，一切都在指挥者的心中。

那是一条长长的跑道，只有你自己知道飞向何方。

那真是一条长长的跑道，此岸一叶扁舟，彼岸心远地偏。

